世说

海阔天空的男人们

□ 李晓

何必要戳穿吹牛人的牛皮呢，这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漫游，倾听就是体贴和安慰

我说的这些海阔天空的男人们，指的是满嘴跑火车吹大牛的男人们。这些年，常有人向我抱怨说，朋友不可靠，一遇人生艰难，大多朋友不见了踪影。

其实这些人一般都是心态问题，他们结交朋友出于相互索取，一旦利益牵扯纠葛，割袍断义、分道扬镳的事时有发生。

多年前，我们六兄弟誓言生死与共，5年前其中一个人患癌走了。有年清明节，我们其中四个人，来到墓前，想起当年结拜时的情景，感慨不已。面对墓中人，我们并没有按照诺言去殉葬，但依然对当年的话语充满了怀念。许多时候，感动我们的，往往就是那些不着边际的誓言。说俗一点，这些誓言不就是吹牛吗？比如有关爱情的誓言，和吹牛特别相近。这样的吹牛在一些场所，还显得特别真情流露。如果爱情死去，你千万不要去较真那些诺言，你把那些当作吹牛就好了，心里的包袱顿时就会卸掉。

把梦想说出口，不就是吹牛吗？有人说，吹牛者的吹牛，大多是出于面子。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认识的诗人老卢，过着苦兮兮脏兮兮的日子，却点燃诗歌的烛光照亮一条寂寞长路。有年他给主办方缴纳了500块钱，得了一个民办组织的诗歌大奖，老卢在一群男人们面前开始吹牛了，容光焕发的样子。看着老卢眉飞色舞地吹牛，说要向全国诗坛进军，要把老母亲接到北京城居住。我心里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没当众去揭穿他。一个诗人，吹吹牛是虚荣心，是发泄，也是一种幻觉。老卢这个人，除了吹牛，其他方面，都还在我承受范围内，所以友情至今没有崩溃。

前年，老卢又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在一群男人面前，他又吹牛了，说诗集很畅销。老卢夸夸其谈时，一副红光满面的样子。老卢后来还给他母亲买了一件上千元的新衣服，对母亲说是用诗歌的稿费买的，母亲没了几颗牙齿的嘴乐得合不拢。其实，老卢这些年过得很苦，同没有诗情的老婆离了婚，发表几首诗歌的稿费还买不上一只鸡。这么多年了，我喜欢和老卢在一起，听他吹牛。我这样一个倾听者，对老卢这样的梦游者来说，是一种体贴和安慰。

这些年，老卢不知道对我吹了多少牛，要请我坐飞机去海南旅游，请我去庐山住一个月度假写作……他就差没说请我去看北极熊了。有时老卢这样吹牛时，我已同他进行了一次想象中的漫游。我丝毫不怀疑他吹牛时面对我真诚的目光，真诚往往一瞬间就足够。只有一次，我心情不好，质问他吹牛的意义何在，老卢竟很伤心，瞪大眼睛望着我说，我俩这样好的关系，你为啥要怀疑我对你的真诚。有人说我不厚道，说你干吗不把老卢的吹牛戳穿，让老卢去开一个面馆啥的，踏踏实实去过日子好了。我之所以没这样做，是我懂老卢，我如果把老卢这样的吹牛给予揭露，对他来说，有时是一种残忍，或是尖酸刻薄。

这些年，我结识了对我不停吹牛的人，总是特别感动。有一个人对我吹牛说，还要把我提拔为县长。吹牛者这样对我吹牛，是没把我当外人，是不忍心拒绝我上月球的申请。我甚至觉得，他们是在酒酣时对我倾诉衷肠，倾诉人生的孤独，倾诉稀薄的人情，而一起畅想友情的翅膀翩翩飞，却不需要那么多的所谓相互负责，多好，没压力、没承诺的吹牛，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漫游。吹牛者满嘴跑火车就是了，我也不靠那一辆火车坐着回家。同时，我还发觉，我和这些吹牛男人们之间的友谊，特别深厚，也特别依赖。

就这样海阔天空下去吧，人生疆场空旷一些也好。

旅途 JOURNEY

湖上秋色

□ 王晓

鸟们来过，我也来过，每一种生灵都有最适合自己的环境

女人中喜欢女工，喜欢养花，喜欢编织的大有人在，偏偏有人是石痴，这让我很意外。我居住的城市雨花石有名，常有外地朋友慕名寻访。每次带朋友去采石场约需半天，吃过午饭后，往往还会带他们到登月湖走走，似乎已成习惯。

这次来正值初秋，景区内游客很少，一圈走下来，总共遇见十来个人，正合我意。难得放松，朋友们看见什么都是陌生稀奇，我则不远不近地跟着，任他们大呼小叫，呼朋引伴，拍照嬉闹。

环湖有路，铺柏油，宽，路两边树木林立。正午的秋阳如西凤酒，有点刚性的烈。行走在环湖路的绿荫里，却凉爽惬意。一条大路延伸向远方，目之不及，路边的林木野果任你东游西荡。不像在城市公园，路上到处是行色匆匆快走健身的人。偶尔去转转，本是放松身心的，走着走着，不由自主被急切、被匆忙、被心绪不宁，不转也罢。

在登月湖，又一次感觉到，在林荫道里散步实在是一种享受。湖上吹来的风，冰凉，透亮，深深地吸一口，人就轻飘了，可以蹦跳起够樟树上的果子。樟树果子繁多，娇小，状如豆粒，颗颗碧绿，有好事者挤裂，浆汁里有樟脑丸味——那是妈妈的衣橱味，记忆里家的味。樟树是一种很干净的树，不惹虫，不飞絮，环湖路两边有成千上万棵，实在壮观，行走其间是一种享受。

路至水边约三十米地，遍植女贞。阳光穿过叶丛，散落在林子里，闪闪烁烁，露出小野花粉红的脸，斑驳迷幻。水边无人采摘的蒲棒亭亭直立，它们错过了盛夏，没有错过我们的眼睛。勇敢者在孩子的请求下去够，这边抓着树，大半个身子倾到水面上，蒲棒兀立水中，随风一次次逗弄，一次次无限接近，又一次次被水漾远。

这个景点，我每年都要来几次。有时陪朋友，有时携家人，盛夏来游泳，中秋来赏月，怎么从没留意过这里种了那么多木槿？许是此前我们一直没在木槿花开的时节相遇吧？

木槿，本地人称大碗花或打碗花。乡间篱笆旁、猪圈边多有这种花。花桃红，绚丽，其实很美，就因为它俗世的名字不登大雅之堂吗？反正大人不允许孩子摘，谁摘谁会打碎碗。流传这个说法时，乡间的日子一定还穷，碗值钱。

做景区内的观赏植物，木槿确实漂亮，盛开的花如朵朵云霞，皴染了整个园子，无人也热闹。掐枝别在耳后，跑到水边照一照，看看岁月深处的疯丫头可否还能找寻？咔嚓一声被人偷拍，哄笑声惊飞几只顶冠长尾的啄木鸟。

主人盛情邀我们坐快艇在湖上兜一圈，一开始不积极，记不清坐过多少次了。坐上去才觉得，这一天，湖与往日不一样。码头边，日照下，湖水温热，越往湖心开，湖水沁凉，快艇溅起的水花，让一船的大小孩子惊叫不断。师傅故意来个大转弯，倾斜的船身，飞溅的浪花，有惊无险的刺激。身在湖中，才对“苏中最大的人工湖”有了切身体会，漫向四边都是水，墨蓝，辽阔，神秘，沉静。风起时，有阵阵滚动的波纹。湖上有数百只白鸟，有人说是白鹭，有人说江鸥，我不确定，不敢乱说。

鸟们来过，我也来过，相遇时，我看见这群美丽、轻盈的精灵，它们告诉我，每一种生灵都有最适合自己的环境。

落日垂钓。 杨显有摄

流年

乡村的堰

□ 马卫

缺少沟渠堰塘的乡村，是病态的乡村，像人的血管胆道被阻塞一样

常在乡间行走，最让我疾首痛心的，是堰塘沟渠。

堰是农村的脉络，没有它，那些田和地，就缺少水分，就会干涸。就像一个被抽了血的人，苍白无力，等待死亡。稍一细心，就会发觉现在农村的水田大量减少，基本上旱了。我一问才知道，农村已少人来修堰，多年无人管理，堰垮了，或是阻塞了，水到不了稻田。一家一户无力维修，加上地盘也属于各家各户，无权去动土砌石。不得已，只好旱了田，种玉米和小麦或杂粮，甚至荒芜。

童年时，我家的门口有一条堰，长约两里。每年冬天，社员们都会淘堰，就是把堰浚通，如果有塌方，一定要砌上堡坎。那堰不仅夏秋通水，一年四季也流水潺潺。于是有小鱼儿，小虾米，小螃蟹，小蝌蚪，小黄鳝和小泥鳅。它们是我儿时的玩伴。小鱼儿常常能用手捧到，用一个破碗装回家喂养。

现在乡村的堰涸了，没有水，还叫堰吗？当然农村的儿童也再没有我小时的乐趣，住在半山或丘陵顶的孩子，连小鱼儿啥样子都没有见过。

没有堰的乡村，没有灵气。

我问徐大爷，现在的人咋不修堰呢？徐大爷说，咋修呢？种田还赔钱，人们都进城打工了，买粮吃比种庄稼划算。如果劳力折合成工钱，种粮赔本呢。在城里看大门，一个月也有一千五，能买五百斤大米，一年都吃不完。

徐大爷快八十岁，门牙全掉，说话不关风，只是精神尚好，居然喂了一头羊。每天放羊，晒太阳。羊是他的伴，也是他过年时等待城里打工的后人们回家的快乐所在。

可是没有堰沟，给羊饮水还得回家。以前集体生产时，牛羊饮水，就在堰或塘，甚至可在堰塘淘菜洗衣呢，极方便。

我去村长家小坐，村长是我文友的二叔，我也跟着叫二叔。二叔，咋不修堰了呢？

二叔五十出头，脸像树皮一样皱巴巴的，眼睛也是浑浊的，像是没有睡醒。半天，他才回过神来，明白我说的意思，慢腾腾地回答：修啥子堰？现在村里没有积累，倒欠账，修堰要给工钱呢。

哎，都怪我离开农村太长了，忘了早不是大集体生产的年代，修堰只需记工分。

二叔的脸上全是无奈。

我想起老家黑水凼沟的权叔。那时，我们生产队要修条堰，中途这堰要过条干沟。那年代，没有管道可用，只好土法上马，用木条子加泥巴，做成渡槽，联结起干沟两边的堰。权叔就是在做渡槽时摔了下去，脖子歪了，再没有回过来。当时生产队补助了一百工分，后来土地下户，再没有人管他了。权叔的晚年，十分凄凉。

现在，这条堰彻底报废了。

我回老家看到歪着脖子的权叔，心酸不已。

当乡村的堰渐渐被人们遗忘的时候，人心远离了泥土。乡村除了叫“老家”“故乡”外，已没有多少值得留恋。缺少沟渠堰塘的乡村，是病态的乡村，像人的血管胆道被阻塞一样。

望着一条条残败的堰，我沉默无语，就如这广袤的土地。

域外

吃面要吸溜 老汤装新面

拉面馆里讲究多

□ 苏海河

与吃日餐时细嚼慢咽的斯文劲相比，吃拉面则显得豪放得多

日本人喜欢吃拉面。据统计，全日本拉面馆有35000多家，还不包括那些晚上拉个排子车、竖两个小饭桌在街边营业的“夜台店”。日本商家不仅发明了速食面，还把拉面推向了世界，甚至送回到拉面的老家中国。如今中国一些城市街头挂着“博多拉面”“札幌拉面”招牌的面馆已屡见不鲜。但对于拉面的印象，中国人与日本人有很多不同，从中也可悟道日本人的经商之道。

中国人吃碗面，就是解决一餐营养，无论西部的牛肉拉面、北方的打卤面、炸酱面，抑或南方的热干面、阳春面，各自辅料内容相对固定，食客也无过多的要求。但日本拉面则不然，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食客的讲究更多。

从种类说，有北海道酱味拉面、东京酱油拉面、九州猪骨拉面，此外还有海鲜拉面、鸡汤拉面、麻酱汤面等。辅料又分别配有酱猪肉、卤蛋、笋尖、紫菜、香葱、油炸蒜末等。

日本人吃拉面更多的是品味，对拉面的吃法多有讲究。与吃日餐时细嚼慢咽的斯文劲相比，吃拉面则显得豪放得多。首先往嘴里送面一定要吸出声响，当然是因为汤热，多吸凉风到嘴里可给面降温，但到了日本，这种“吸溜”声成了对面好吃的肯定，吸溜声音越响，面馆老板越高兴。其次是大口咀嚼也要出声，更能显出面的好吃。所以，在日本吃面吃出声响倒成了习惯。本来在日本的商业环境里，“顾客是上帝”这句话已经渗入店家的血液，但据说有些店老板因食客吃面不出声而下了逐客令，足见老板对本店拉面味道的自信。

吃日本拉面，第一口应先吃面还是应该先喝汤？这也成了日本社会争论的焦点。几年前某电视台为此专门制造了一台节目，两派意见争论不休，摄制组兵分多路到面馆现场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食客中两派意见伯仲难分，但八成以上的店家主张第一口应先喝汤。专业的“拉面评论家”给出了中肯的解释：因为如今的面馆，大部分面条是批发来的，而店家的绝招都在那碗汤里，因此第一口先喝汤，不仅是对店家的尊重，也是鉴定这碗面味道如何的关键。想来，当年日本中餐馆的老华侨们把拉面带到日本时做面、熬汤都自己干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日本拉面馆的人性化服务曾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一碗海菜拉面800日元，一碗肉蛋面1300日元，但日餐定量很小，那些卡车司机、建筑工人等重体力劳动者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一次记者看到，一位身着“某某建筑”工作服的壮汉，在吃完一碗骨汤面后，半碗汤和几枚葱花还漂在上面，此时他又从钱包里掏出一枚500日元的钢镚交给了店员，几分钟之后，新煮的一窝白面条就送到了工人大哥的碗里。记者恍然大悟，老汤续新面，不失为“拉面党”经济实惠的选择。

味道

饭熟莲瓣红

□ 兰善清

一个迄今没被任何物种同化、始终保留着农耕文明早期驯化的原生本色的孑遗物种，在今天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我依稀记得清代诗人谢墉在《食味杂咏》中的两句诗：“泉溲色发兰苕绿，饭熟香起莲瓣红。”是说传奇作物胭脂米的特色，它不同于普通水稻，需泉水灌溉，如空谷幽兰一样躲在高寒山谷生长，做成米饭颜色红润，红如粉红的莲花瓣，吃来香气扑鼻。今年，带着这种奇异的印象我走进海拔千米的沧浪山麓——湖北郧阳鲍峡镇大墩子村，一睹这里发现的古老的农作物胭脂稻。

大墩子村，峡谷深幽，植被茂盛，气候温润，土地湿寒。走到这里正值中午，家家炊烟，户户飘香，农家乐的饭菜正端上桌子。我受到村民盛邀，坐上了农家饭桌。凉拌薇菜、腊肉竹笋、野生天麻炖鸡、野生山药炒片等摆了一桌子，看到这满桌纯天然食品，我有一种逢了天庭盛宴的喜悦。津津有味地品尝中，村民又上了一盆红色米饭，椭圆形的粳米，胭脂一样的颜色，香气扑鼻。啊呵，这不是胭脂米吗？这不是谢墉描绘的那种“莲瓣红”稻米么？世上真有胭脂米呀，以前只略略在《红楼梦》中看到乌进孝给贾府进贡胭脂米，看到过周汝昌先生写的《胭脂米传奇》说康熙皇帝在京西发现胭脂米，没想到我们这深山老林里也有这珍惜之物。我惊异了，神思飘忽起来，飘向了那新石器时期的汉江文明时代。那时的汉江北岸青龙泉和黄河流域的仰韶地区一同步入农耕文明，开启了神农氏时代的人类文明时期。青龙泉的先祖们驯养家犬、家猪、稻黍，上世纪6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从他们当年居住的屋基上发现了大量稻壳，稻米已成为他们的食物。我有理由相信，那时驯化的种种稻种，一定有这类独特的胭脂米。一个农作物被进化的圣地，既有谷物的基本种类，何不可以有特殊的个类？

后来人们从郧阳区的文献中果然找到了依据：清朝康熙版《郧县志》卷十三《物产·谷属》记载：郧阳出产胭脂米。郧阳自古出产，非引种。

一个穿越六千年时空、与大地苍穹相依相存的沧桑物种啊！一个迄今没被任何物种同化的始终保留着农耕文明早期驯化的原生本色的孑遗物种啊！有幸吃到这原生态的罕物哪能不产生仙幻的穿越之感？我美美享用了这天养的圣物，深深感恩上苍赐予的依然葆有远古风味的口福！

午后，我随十堰胭脂谷生态农业开发公司总经理朱文江观看了该村原生态的15亩胭脂稻田，见青禾已插，每蔸都插好几根秧苗。朱文江说，这是冷水稻的特点，分蘖少，一般生长在海拔800米至1300米的山区，亩产较低。胭脂米具有养生作用，对人体最有益的几项成分如黄酮含量竟高达33.2%，β—胡萝卜素10%，花青素4.75%，目前已申报国家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听了介绍，我对这一山珍不禁产生了几分的思索：如果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理当好好葆有它的原生性，不必去改造它，盲目去扩展它；作为绿色健康食品，我们应该大力开发，扩大产地，提高产量，实现效益最大化。到底怎样做才好呢？

这一矛盾在朱文江的眼中，有一种解答方案。他聘请了农业专家，制定技术规程和质量标准，指导胭脂谷的保护性生产。全部使用农家肥，在稻田旁养鸭，通过鸭子捕捉害虫，有效防治病虫害，同时，鸭子的活动也改善了胭脂稻根部的通风透气性，大大降低了水稻病虫害发生的几率；不打农药，使用太阳能杀虫灯诱杀害虫。2013年是郧阳胭脂米规模化生产的第一年，种植面积达40亩，总产量近5000公斤，每市斤卖到100元仍然供不应求，最后卖到每市斤238元。2015年，郧阳胭脂米的种植扩展到附近村，近千户，种植面积达2000亩。

看到朱文江的实践成果，我不胜欣慰，一个远古物种在他的事业蓝图里焕发了全新的生机，既得到保护又得到发展。

希望在未来，胭脂谷能成为汉江、堵河流域一处迷人的景区，让胭脂米成为人们寻找精神回归乐园的寄托。